真的规范性向度

曾千里

（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广东广州，510631；）

摘要：本

关键词：老

1 引入（一级标题）

* 1. 这是二级标题
     1. 这是三级标题

一直以来，真除了真理性/事实性的一面之外，还关涉规范性，即真不止关于“是”，还关于“应该”。真与善（good）、与美，一直以来是难以分割。让我们想起济慈那著名的诗行：

美即是真，真即是美。

這就是你在世上所知道和需要知道的一切。

柏拉图以降的真的规范性传统，普遍性和持续性是重要的标准。变动不居的不仅是不好的，而且是虚幻的、假的，而只有持存不变的才是真的；在黑格尔那里，“真”永远是未完成的状态；在海德格尔那里，对真理的探索是一种“解蔽”（Entbergung），可是解蔽本身也是一种“遮蔽”（Verbergung），而真理是“敞开的”（offen），这就是“澄明”（Lichtung）。在海德格尔那里，并没有什么“事实”这种东西。而我们要说的是一句话很好地总结了这一立场：“但在我们看来，这种真实仅仅在于他不假。”（p92）

我们发现，假如探究的目的是为了真理这一想法有其道理，也必须承认，真理是命题的一个相当粗略的属性，一些假话似乎比其他假话更好地实现了获得真理的目标。有些真理比其他真理更能实现这一目标。而且，也许有些假话甚至比某些真理更好地实现了这个目的。例如，太阳系中的行星数为9的命题可能是假的，但比太阳系中的行星数为90亿的命题更接近事实。(一个假话可能比另一个假话更接近真理。) 行星的数量在7到9之间的真命题比行星的数量大于等于0的真命题更接近真理。 最后，随着冥王星被降级为行星，行星的数量小于或大于9的命题可能是真实的，但可以说它并不像其高度准确但严格意义上的错误否定：有9个行星那样接近这一问题的全部真相（即恰好有8个行星）。

这个特定的数字例子被承认是极其简单的，但是在日常用语和科学话语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对真理相对相似性的判断。有些涉及到关于数值大小的相对准确性的说法，有些则涉及到属性的共享、结构的相似性，或者假定的规律之间的接近性。

考虑一个非数字的例子，它也是高度简化的，但鉴于最近基本概念地位的上升，它是相当具有现实意义的。假设你对关于哪些粒子是基本粒子的真相感兴趣。在探究之初，你所知道的是各种逻辑真理，比如同义反复，要么电子是基本粒子，要么不是。像这样的同义反复在帮助你找到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相方面几乎是无用的。现在，假设标准模型实际上是在正确的轨道上。那么学习电子是基本粒子（为了举例，我们假设它是真的）就能使你一点点地接近你的目标。这决不是关于基本粒子的完整真理，但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如果你继续了解到电子以及μ子和tau粒子是一种轻子，而且所有轻子都是基本粒子，那么你大概已经有点接近了。

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有些真理比其他真理更接近基本粒子的真相。

原子不是基本粒子，它们实际上是复合物体，这一发现取代了先前关于原子是基本粒子的假说。有一段时间，质子、中子和电子是原子的基本组成部分这一命题被接受了，但不幸的是，它也被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后一个假说似乎比它的前一个假说更接近事实（再次假设标准模型是真的）。而且，即使标准模型包含错误，因为它肯定包含错误，它也可能比这些其他错误更接近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相。至少，假设它可能是有意义的。

因此，一些假说可能比其他假说更接近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相。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同义词并不是一个了不起的真理定位器，但是如果你从电子要么是或不是基本粒子的同义词转而接受电子不是基本粒子的假命题，你就会离你的目标更远。

所以，一些真理比一些假话更接近真理。

但绝不是说所有关于基本粒子的真理都比任何假话更接近全部真理。如果你从同义反复到电子、质子和中子是原子的基本成分这一假命题，你很可能已经向真理迈出了一步。

如果这是正确的，某些假话可能比某些真理更接近于真理。

而且，我们还可以发见这样的情况，我揣测某人身高178.5cm，尽管他实际上的身高是178cm，但我已经很接近真了。

长久以来，我们谈论真理就好像有一个客观的、脱离了视角的事实在那里等着被我们谈论。就像不选择也是一种选择（例如，当你被人追逼，你僵持不动也是一种选择，你不能突然跳脱时空，抽身事外，只是我们平常并没有那么紧迫，我们可以花大长时间思考，仿佛时间静止了一样，所以这一事实被掩盖了）一样，所谓“冷静的”“客观的、第三方”的叙述也是一种叙事方式。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还有一个叙述方式/叙事的问题。在海登怀特那里，黑格尔的历史是反讽的，米什莱的历史是一部浪漫剧，托克维尔的历史则是悲剧的，布克哈特的历史是讽刺剧，马克思的历史是转喻模式的，尼采的历史模式是隐喻的，等等。不过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另两个角度。艾柯在《悠游小说林》中说：“我注意到生活一定更像《尤利西斯》而不是《三个火枪手》，但我们通常用《三个火枪手》而不是《尤利西斯》的方式去思考生活。”无论《三个火枪手》的故事有多么浪漫离奇或偏离历史，它的叙述方式是线性的、条理有序的，而正像艾柯说的那样，我们的生活与意识是杂乱无章、混乱不堪的，我们受到我们潜意识的支配，我们的思绪，就像伍尔夫说的，“让我们在那万千微尘纷坠心田的时候，按照落下的顺序把它们记录下来，让我们搞出每一事每一景给意识印上(不管表面看来多么互无关系，全不连贯)的痕迹吧。”

例如，纳粹对国会大厦着火事件的编排，即使其中每一件事实都是真的，我们也会认为它并不那么真（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例如，在生活中，一个人或一家媒体就算不撒谎，ta也可能会隐瞒信息，或添加无用的信息，或是作不恰当的对比，等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一部小说，即使它是虚构的作品，可是却比由真话堆砌而成的谎言要真。雨果在《九三年》中对马拉、丹东和罗伯斯庇尔的密谈的描写，尽管绝不可能是真的，尽管有戏剧的夸张，却很好地契合了三个人的性格，更重要的是，使人感受到无以伦比的启发，还有狄更斯《双城记》中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ancient regime）、绝对王权（absolute monarchy）、贵族的腐败堕落和法国大革命中的暴民政治的揭露，等等。这种虚构的真实，它给我们一种总括式的、具有高度代表性的印象，将我们从纷繁复杂的琐屑和历史的迷雾中抽离出来，是一种启发式的（heuristic）真实。正像是毕加索所说的，“art is a lie that tells the truth.”

同时，我们要注意到，我们的叙述/言说，总只能是一部分——因为我们相比起几乎无限的事实，我们是多么的有限——总是相对于某个整体来说的，总朝向着某个目标（goal）。例如当我们谈论的是A是否是个骗子时，你无论说了再多ta以前是个怎么怎么好的人的事实，而不提及ta那一次骗人的经历，都是在刻意隐瞒；而甚至你可以承认A这一次确实骗人了，可是那是ta迫不得已，事出有因，而ta从前是个怎么怎么好的人，就算不是在转移话题，也至少是在作一种解释阐释。考虑最简化的情况，我尝试运用一个算术例子，假设在语境之中我们谈论的话题有A, B, C, D, E五个总体事实组成，假设它们一切情况都是持平的，那么它们各自的权重都是1/5，那么，当一个人说出了A ∧ E（∧是逻辑联结词合取）时，ta接近总体（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目标）的程度是2/5；而E是我们言说的重点，它的加权为1，那么一个人如果说出了E，就算ta其它什么也没说，ta也完全达到了我们言谈的目标了。这里我们还没有考虑接近真话的假话（这时，这个假话的权重不会是0或是一个负数，而会是一个正数），和使话题偏离原有方向的“无谓”的真话的情况（这时它的权重就不再是一个正数，而是一个负数了）。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参见SEP的“Truthlikeness”条目（但应该指出的是，我是独立想到这一话题，而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才发现了SEP的这一条目的，而着眼点也与SEP的不同）。

我还想提出的一点是，我们的叙述之所以“在根本上”达不到我们的目标，是因为我们的文字和表述是线性（linear）的——它像一条直线排列开来，后文是依赖（dependent）于前文的。可是世界是缤彩纷呈的，它是景色繁复的，换句话说，它是非线性（nonlinear）的。它直截铺展到我们的眼前。例如，当我们相继地说出“他爱着你”“我想要你”，这两个句子就好像有了某种关联，尽管这两个语句可能是独立的、无关的；当我想表达一个意义的析取（即是说，既可以是这个，也可以是那个——或者），我可能这样表达：她的脸就像雪/盐一样美丽。可是本来这应该是两个句子。现在因为这排列，人们看到一个时就看到另一个。伴随而来的那些习惯、联想就扑向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不得不被它们所影响。永远不可能达到纯净如晶的原先想表达的那个意思。现在，我们明白了艾柯在《悠游小说林》里说的《约婚夫妇》为什么要写那么多明知普通人没兴趣的场景或是别的什么的描写，因为小说的厚度营造了一种间隔，它就是时间。在叙事学里，我们有故事时间、阅读时间，我们有一般读者、专业读者，我们也有理想读者——ta们被预定为能理解作者的每一个意图。可是，谁说读者不是在创造呢？一部小说，它必得加上读者的阐释、想象，才算是完成。或是我写下一个词，“it's”，因为这样更好看，可是其实我想让它读作“it is”，“因为我总是更注重读音而不是实意”我就必须在它后面添上一对括号，加上注释，“读作“it is””，那么这就形成了一种打断，会让读者的思绪偏离出场景。这些结构上的难题。

在逻辑里，也有类似的问题。例如，在数学中，当我们写下\forall x \forall \epsilon \exists \delta \forall x' (|x - x'| <

\delta \rightarrow |f(x) - f(x')| < \epsilon)（这里\forall是逻辑中代表“对于所有……”的符号，而\exists是“存在”，这个公式说的是对于任意一个变元x和无论是多么小的间隙\episilon，我们总能找到一个\delta，对于所有x'而言，使得只要x和x'的间距小于\delta，对应的f(x)和f(x')的差值就小于\episilon，这就是数学分析里“连续性”（countinuity）的定义），和\forall \epsilon \exists \delta \forall x \forall x' (|x - x'|

< \delta \rightarrow |f(x) - f(x')| < \epsilon)是不一样的，后者是“一致连续”（uniform continuity）的定义。就像每个有基础逻辑和数学知识的人，都知道\forall \exists和\exists \forall是不一样的，前者只要求你对每一个都可以找到一个，后者则要求你要找到一个，对所有都可以，就好像每个人都有着一个ta爱的人，和有个人人人都爱ta，是完全不一样的。这是因为在这些公式里，后面的依赖于前面的，假如是\forall \exists，\exists就在\forall的辖域（scope）里，我们要找的那个y的值依赖于我们提前选定的x的值，就好像，当你选好一个人时，你要找到一个爱ta的人一样。用一种类似数学的手法universal one.

{\displaystyle \forall x{\Big (}R(g(x))\vee \exists yR(x,y){\Big )}\iff \exists f\forall x{\Big (}R(g(x))\vee R(x,f(x)){\Big )}}{\displaystyle \forall x{\Big (}R(g(x))\vee \exists yR(x,y){\Big )}\iff \exists f\forall x{\Big (}R(g(x))\vee R(x,f(x)){\Big )}}可以表示成，这里f是一个函数符号，就好像函数y = f(x)的值依赖于x的值一样，这叫司寇伦化。逻辑学家们想了办法，想要能够摆脱这种依赖性。例如，ta们想到，把公式前面的这些量词排成分列状：

\tag{3}\label{boygirl3}

\begin{align}

&\left(\begin{smallmatrix}

\forall x &\exists y\\

\forall z &\exists w

\end{smallmatrix}

\right)(\boy (x) \rightarrow (\girl (y) \land \loves (x,y) \land {}\\

&\quad (y = z \rightarrow (\boy (w) \land x \not = w \land \loves (z,w))))),

\end{align}

，或是用(\forall x)(\forall y)(\exists z/\forall y)

R(x, y, z)，来表示\exists z并不依赖于\forall y。

应用到历史上，应该是饶有趣味的。

注释：（相同注释要合并）

① 根据考证，原文可能是“道可道，非恒道”，为避汉武帝刘恒讳而改为“常”，参见 刘笑敢： 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8年出版，第88页。

② 一般意义下的模态逻辑可能不只添加了两个模态算子，或者模态算子本身有可能不是一元的，而这些模态算子也可能不是用来表示“必然”“可能”，而是一会用来表示“未来一直”，一会表示道义上的“应该”“允许”，一会是“可证的”，正像庞加莱说的，“数学是以同名命异物的艺术。”（《可能世界的逻辑》）一个模态语言类型（modal similarity type）是一个有序对，其中是模态词的集合，非空。告诉我们每个模态词是几元的。给定命题变元符号集 和模态语言类型，唯一决定了模态逻辑语言，其中。用 表示该语言的公式集。更多请参考 Blackburn。

③ 当然，这里涉及命题和语句之间的区分，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有些命题，或思想，是不可表达的，因而有些命题不能以语句的形式呈现出来，但这对于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④ 我们可以扩展语言，使之对我们现实中的语言中的每一个句子（包括乃至每一个可能出现的句子）来说，都有一个相对应的代表其的命题符号。

⑤ “对象语言”，即作为谈论对象的被谈论的语言；而“元语言”指谈论对象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例如，在一本英文课本中，英语就是对象语言，而中文（也有可能还是英语）则是元语言。而在逻辑中，对象语言指形式语言，例如我们所给定的语言中的命题符号，等；而元语言指我们在谈论相应的形式语言时所使用的语言。

参考文献：

[1] 刘笑敢，等. 老子古今[M]. 北京：，1978. 88-90.

[2] ZHANG S N. Boundedness of finite delay difference system [J]. Ann of Diff Eqs, 1993,9(1):107-115.（[C]为会议，[N/OL]为报纸/网络，[EB/OL]——网上电子公告，[DB/CD]为文献（例如知网，百科等）/光盘）

[3]

英文摘要

规范要求：必须有标题、摘要、关键词、正文、参考文献。解释性说明采取脚注的形式，用①②……，引文采取结尾参考文献的形式，用[1][2]…… 标题一般不超过25字；摘要是论文核心观点的概括，一般要求150-250字；关键词3-5个。参考文献不少于6条，格式参照学校本科论文的要求，具体参见“附件3”。

排版要求：论文封面用附件2，定稿时将左上方“附件2：论文封面”几个字删掉；标题黑体三号居中；班级、学号、姓名宋体五号放在标题下括号内居中；摘要、关键词宋体五号，“摘要”“关键词”字体加粗，后面用冒号，关键词与关键词之间用分号隔开。关键词与正文之间空一行。论文正文宋体五号，正文中的小标题加粗。整个论文正文行间距20磅。论文中如有图片或图表，图序置于图片或图表下方，居中，用“图 1”“图 2”或“表 1”“表2”排序。定稿时统一左侧装订。

**附件1：论文封面**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文学理论》期末论文**

论文题目：

任课老师：

学生姓名：

学　　号：

班 级：

**时 间：2020-2021学年 第 2 学期**

**附件2：注释格式**

引文采用篇末参考文献的形式。参考文献编号[1][2]……，使用五号宋体字。

以下为引用各类文献注释格式：

专著：注释编号.作者.专著.书名[M].出版社,出版年.起止页码

期刊：注释编号 .作者.期刊.题名[J].刊名,出版年(卷、期):起止页码

论文集：注释编号.作者.论文名称: 论文集名[C].出版地:出版社,出版年度.起止页码

学位论文：注释编号 .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写作年度

专利文献：注释编号 .专利所有者.题名[P].专利国别:专利号, 出版日期

光盘：注释编号.责任者.电子文献题名[电子文献及载体类型标识]，出版年(光盘序号)

互联网：注释编号.责任者.文献题名.电子文献网址.访问时间（年-月-日）

文献作者3名以内的全部列出；3名以上则列出前3名，后加“等”(英文加“etc"”)

**选例如下：**

[1] 蒋有绪，郭泉水，马娟，等. 中国森林群落分类及其群落学特征[M]. 北京: 科学出版社，1998.29.

[2] 张三.论诗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5）：15-20.

[3] PIGGOT T M. The cataloguer’s way through AACR2: form document receipt to document retrieval[M]. London: The Library Association, 1990.15.

[4] 张志祥. 间断动力系统的随机扰动及其在守恒律方程中的应用[D]. 北京: 北京大学数学学院，1998.

Tulenheimo, Tero, "Independence Friendly Logic",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Fall 2020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fall2020/entries/logic-if/>.

Galliani, Pietro, "Dependence Logic",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1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URL =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1/entries/logic-dependence/>.

[7] 中国力学学会. 第3届全国实验流体力学学术会议论文集[C]. 天津:[出版者不祥]，1990.

如有转引用 [序号] 转引自：张三.论诗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区别[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5）：15-20.